



“大盗”气杰旺

再也没有其他解释。

历史上的大盗大恶体面地站在舞台上,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他们的力量是超越观念和原则的,无论什么势力都得与之讲和,都拿这些“气杰旺”没办法。他们抵抗各种磨难的能力超强。看来这不仅仅是生理层面的,而又实在与生命力有关。方苞是一个了不起的记者和发现者,他发明的这三个字会让我们想明白许多问题,用来理解当今社会的很多问题。

“气杰旺”揭示了生命的重要奥秘,这里似乎偏重于邪恶的力量。如果我们反问一句:善与美是否也可以有“气杰旺”之喻?这后一种力量是否也能进入这样的理解范畴?

不知道,我们只能说这是一种专门的、特殊而费解的能量。

李白和杜甫的生命表情——仅仅相对于庞大的社会来说,基本上还是属于脆弱型的,他们身上的社会性都相当孱弱;但是对于民族精神与文化的创造与传承来讲,却又是相当强悍和顽强的。也就是说,李杜从诗的方面表现了自己的大能,有种种不可不面对的强大的生命能量在里面,让一代代人都不能不重视他们的存在,这其中有没有类似于那种“气杰旺”的东西存在?特别是狂热如李白者,什么政商道仙豪饮

如他听到大赦令从长江返回时写的那首“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表现出多么惊人的生命激昂和爆发力。他在狱中受尽了煎熬,可以说心如死灰,竟然还写出了《万愤词投魏郡中》那样才华横溢生命能量,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李白和杜甫一生可谓折磨不断,有一些坎坷也不是一般人能够抵挡的——即便挨过去,挣扎过去,也已经是气息奄奄遍体创伤了,不可能再有什么写诗抒情的兴致。要知道那时他们的诗歌写作并不是什么“专业”,也没有物质名声方面的诱惑。

杜甫在饱受凌辱的时候——这种情形并不少见,如早期在长安为求官的苦奔和狼狽;后来衣食无着,竟然到了与猴子们一起争抢山上野果的地步;安史之乱中从长安城九死一生的外逃;晚年失去了居所,常年漂流在一只小船上……即便如此,他却仍然写出了那么多动人的诗篇,有的算是泣血之作,有的是对美好自然的欢歌,还有的是对千古遥思的寄托。总之他没有被命运击倒,身上总有一股不可思议的韧韧让其挺住再挺住——这不是另一种“气杰旺”吗?

李白别的不要说,就说晚年冤狱和流放之期,也仍然写出了那么多令人惊叹的杰作,其中有一些还称得上千古不朽之作。

红嫂赞

——给尹德美老人

□ 高洪波

是星星对月亮的祈盼
是春草向大地的感言
是雨滴从云朵里
坠落的欣喜
是云霄里飞舞的羽毛
对鸟儿翅膀的怀念
沂蒙红嫂 母亲的另一种称呼
母爱无边 母爱无言
母爱不需要任何理由
敬礼!子弟兵最强大的后盾……
我们共同趟过岁月之河
从苦涩走进甘甜
从坎坷走进平坦
从昨天走进今天
军史和历史上的红嫂啊
用乳汁和汗水喂养过革命的母亲
永远是我们倚定的巍巍大山

非常文青

走在新年的阳光里

□ 刘宗华

就像一杯茶喝淡了,起身倒掉换上新茗;就像一件衣服穿久了,扔进洗衣机,换上干净的新装。2014就这样走了,2015就这样来了。

一切都是那么自然、淡然。挥别2014,我们有意外的惊喜,也有不期的霉运;有被社会洪流裹挟着前行的不知所终,也有张扬自我,特立独行的思考。

走在新年的阳光里,伤感、失落、欣悦、憧憬,五味杂陈。

正如英国作家狄更斯在《双城记》中的咏叹:“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

也许这就是生活的辩证法,我们不再青涩、懵懂地形而上学,而是沉稳、冷静,一分为二地看待这个世界,得失、成败、荣辱、进退的结果不再束缚我们的心智,我们更愿意在得中寻失,成中找败,荣中知辱,进中思退。

感谢2014,她丰厚了我们的情感,积淀了人生的思想,蕴藏了进取的力量,成就了生命的精彩。

走在新年的阳光里,珍惜着、努力着、爱着。

回流

□ 徐宁



许多院落大门紧锁,虽然不是“十室九空”,但“十室五空”是有的。有些院子长满了草,有些房子没了屋顶,还有些房子和院墙全部倒塌,成了堆积柴草的公共场地。村子成了巨大的空巢,有些60岁以上的老人聚在墙根底下晒太阳,让人感到一种深深的败落。

就像灵感突发,冒出一个念头。我说:“二舅,把二爷爷和怀茂的房全都买下吧。”二舅说:“干什么?”我说:“我要一处。”大舅说:“你要房子干什么?”我说:“这里风景美,像世外桃源,我每年要在这儿住几个月,散散心。”

当然,这种买不过是个长租,因为还没开放农村房市,国家政策好像也不允许城市人在农村买房。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城里的住房所有权不也有期限?不也是长租性质的?

回到我的现居城市,和朋友说起这件事,他们很是羡慕,纷纷委托我为他们也买一处,作为度假别墅。

由我牵线,还真“买”了几处,而且还继续有人打听、委托。

我想:再过若干年,那里的村民,会不会全是城里人休闲度假的?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大量农民迁往城市中,这种城里人的回流是否也是一种时尚?

果然,等再拾级在石巷时,我发现

川辣考

□ 白瑞雪

之风面世时,其泱泱菜谱中竟全无辣椒踪影。到了19世纪末版的“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蜀游闻见录》,“惟川人食椒,须择其极辣者,且每饭每菜,非辣不可”的记载才确认了四川人无辣不吃的江湖地位。

辣椒的长征一进入四川,中国美食的新局面就开始了。

2

川人食辣,也就是近两三百年的事。那么问题就来了,辣椒还在墨西哥孤独绽放的漫长岁月里,巴蜀大地的先民都吃啥?在成为辣党之前,我们的祖先曾是腐党和甜党。《礼记》注释和《吕氏春秋》都提到蜀人嗜食腐臭:捕猎所获埋于土中,至腐烂发臭取出食用。想想也是醉了。到了宋代,甜党的杰出代表苏东坡《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曰:“垂黄缀紫烟雨里,特与荔枝为良驱。海山仙人绛罗襦,红纱中单白玉肤。”好喜欢那时的文人,写个吃食都那么香艳撩人。换作今天,我们只会和朋友圈里文化地高呼:“哇,我终于吃到了传说中的荔枝,点赞!”

很遗憾,李白杜甫苏东坡都没尝过辣椒,

读史札记 · 也说李白与杜甫

《古文观止》是一本好书,这几百年里不知有过多少散文选本,超过它的却不多。

这个选本里有一篇方苞的《狱中杂记》,有人认为它写尽了古代司法方面的阴暗,有重要的社会认识价值。可是它真正的价值还是对人性的认识深度。如其中写到了狱中各种各样的犯人,一两百人挤在一个大屋子里,瘟疫很容易蔓延起来,死人很多。他说这犯人中有许多被冤枉者,严格讲是无辜者——死亡是那么不公平,同样是在牢里经受了瘟疫,那些小偷小摸或取保候审的,误判的“好人”却最易染病,而且一得病就死。“气杰旺”三个字用得真好。平常说杀一个人者是罪犯,杀十万人者可能就是英雄了。一些大土匪身价了得,因为他们的大恶逼退了所谓的原则,让理想低头,让人俯首。这不是“气杰旺”又是什么?我们

流年碎笔

这事得从前年秋天去了一次山东说起。

它位于胶东半岛某县,村名叫北夏格庄,当地人念做“柏霞嘎”。是我老家。

没进村以前,先有一条小河蜿蜒流过,斗折蛇行,水质清可见底,浑圆晶莹的鹅卵石恍恍惚惚的,间或有绿色的水草随波逐流、舞动婀娜的腰肢。岸边有妇女用木棒捶打着衣服,男人冲洗着手扶拖拉机的车斗。通往村里的小桥是一个拦水坝,夹层的。山区落差大,它起着蓄养一定水量的作用,当达到一定的高度,水会从桥上漫过去,当到了汛期,又会从桥上漫过去。

村子散落在一面小山坡上,房子随着山势顺延增高,全部是白墙红瓦,梯次鳞比,看起来就像半山披上一层橙色的铠甲。再往上就是浓密的树木,宛如遮在村子上的绿色伞盖。周遭起伏的丘陵如龙腾浪涌、影像愈远愈淡。正值深秋,绕山的梯田上,如海一样的苹果树上结满了累累的果子,正下树前的“晒红”阶段,树底下铺满银箔一样的薄膜,就像城市里的景观灯,把整座果园照得亮闪闪的。

不是是一个风景秀丽、充满魅力的地方?

二舅家三个闺女,都上学走出了家乡,家里就剩他和二舅妈两个人,地方比较宽敞,就住在了他家。

三间正房的一个小院,房子本身就不大,主体又用厚厚的石头砌成,空间十分窄小。中屋是灶房,两个里间大约都是10平方米的样子,一个火炕就占了半个屋子,再摆放一些什物和随意的东西,几乎就没有站脚之地了。别看这种房子不起眼,大多数的房龄都有上百年,甚至更长。不知有多少祖辈在这里出生、居住和死亡,不知沉淀了多少爱恨情仇。

正是农忙季节,老两口往往天刚见亮(还不到6点吧)就开着手扶拖拉机下地,中午带着饽饽喝点水,傍晚7点后,也就是没亮了才回来。我多年不劳动,帮了一上午就再也干不动了,只有独自到处转悠,有时也爬到周遭的小山冈上欣赏四野的风景。眺望着蓝烟线上的火车在山峦间时出时没地驶过,心情非常放松,甚至想买一群羊在山坡间放

微语绸缪

1

话说那林妹妹进了荣国府第一日,便得见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的王熙凤。贾母介绍曰:“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一个泼皮破落户儿,南省俗谓作‘辣子’,你只叫他‘凤辣子’就是了。”鉴于《红楼梦》已被各种新版剧糟蹋得不行,此处若配以著名歌曲“辣妹子辣、辣妹子辣”,那也真是极好的。

2

作为辣椒传入中国的首站,江浙地区约在乾隆年间已盛行辣椒。这种原生美洲的刺激性作物被哥伦布带到欧洲,又经海上丝绸之路进入中国,并逐步摆脱最初作为观赏植物和中药材的尴尬地位,成为最寻常的大众调味品。

辣椒深入江浙的彼时,未来的辣界霸主四川人极可能还没见过此物。整件事看上去就像中国大妈代表队打败世界麻将大赛一样不可思议,但在公认辣椒扩散时序图上,四川的确稳居沿海地区与湘黔之后。

尽管乾隆十四年(1749年)的大邑县志中有过关于辣椒的记载,四川美食巨著《醒园录》在乾隆四十七年以“舌尖上的四川”

看文章最怕什么?完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突然被击中要害,或者某一根敏感的神经。

这不,正口水滴答地看着白瑞雪的《川辣考》,心里筹划着晚上去哪里吃个重庆火锅,突然间看到“天寒地冻间,郑维邦叹:做梦也想吃一口海椒啊!”一下子被脑补的情景噎住,泪意汹涌,止都止不住。

并不是一个吃货的心有多玻璃,多敏感,而是我们的心远没有自己想像得那么麻木和冷漠。

这是好事。碎片化时代,感动越来越像是一件奢侈品。

201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迪西亚诺在瑞典皇家科学院发表演讲时说到,“那个时代(19世纪),时间过得比今天缓慢许多,这种缓慢非常适合小说家的工作。从那以后,时间开始加速向前,这也解释了为何旧时代的文学家们能够建立起那种类似天主教教堂一样宏伟壮丽的文学大厦,而如今的作家只能有一些分散的、碎片化的作品问世。”

多少人心有戚戚。碎片化的作品是时代的结果。看看周围,生活是碎片的,生命是碎片的,记忆是碎片的,对生命的意识也是碎片的。想要从这些碎片中寻求深刻,是大海捞针,寻求感动,也是大海捞针。

所以,看文章最渴望的,是它有意无意间触动你,开心也好,难受也好,总比不痛不痒强。

这对写作者而言是极大的挑战,从碎片中寻求完整的形象和本质,要求巨大的毅力和投入。面对一地碎片,重建不亚于巴别塔的建设。

幸而写作本身潜藏有这样的指向,清洁,过滤,整理,连缀,加上写作者的努力,使我们看到碎片本身是有本质的,碎片和碎片之间的组合也会揭示某种本质。

编辑手记

恐怕就是常见的癌症了。

二华这时匆匆地又进来了,说已经联系好了医院,赶快送爸爸去医院吧。

医生的初查结果和大家怀疑的一样,说恐怕是胃癌了。因为是春节期间,大部分医生都放假了,医院里的检查设备要到初八才能开机,高老根的病症暂时不能得到确诊。儿女们安排他先住院,接受常规治疗。

几个子女自觉地排了岗,心甘情愿地轮流做夜间陪护。二华虽然住在邻市,也是天天到病房陪父亲。大华对父亲照顾得尤其周到,不时地给父亲更换热水袋,小心地一口口给父亲喂食。

高老根机敏地解读着医生鬼崇的态度和儿女们的神情,他提前给自己判了死刑。最初的豁达和明智之后,他又有了不甘,所以常常对儿女们发脾气,嫌她们端着过来的水太热了,嫌饭菜难以下咽。等他情绪平稳的时候,女儿便假过去,问他想吃什么。他似乎有点不好意思,但最终还是说了:想吃嫩嫩的水豆腐。那可是制豆腐的小作坊,一般要到正月十五后才重新开张,这个时候哪里去买?

三华不死心,大清早提着个保温桶一个菜市场一个菜市场地找。功夫不负有心人,她终于在一个卖豆腐的老奶奶那里打听到了。城郊某某地还有一家豆腐店在做豆腐。等她一身大汗地赶回去,保温桶的盖在高老根面前打开时,撩人的香气和热气便氤氲在病房中了。

初八这天上午,几个儿女集聚在医院里,高老根今天要做胃镜了。大家期盼着早点做胃镜,又害怕仪器会把大家的担忧给证实。

半个小时后,检查室的门开了,伸出了大华一张喜气洋洋的脸,没等二华三华打躬,他就抢着说:“没事了。爸爸只是胃出血!”大家绷紧的神经一下子松懈了。当高老根被儿女搀扶着走出检查室的时候,他也好像换了一个人,精神旺盛得一点也不像个病人。

高老根出院回家的这天,儿女们一起送他回家。刚一到家,大华的妻子便拖拿子拿麻药,要和大家好好战一回。于是打麻将的看麻将的便围了一桌子,留下老两口在厨房乒乒乓乓,嗤嗤啦啦热火朝天地忙。老两口还是水火不容,不时地拌着嘴。

在高老根出院最初的日子里,儿女们还能隔三差五地打电话回家问问,隔一段时间就回家看看,给爸爸下着禁酒令、禁烟令和禁辣令。后来那一份浓烈的情感便在日常琐屑中渐渐麻痹,在日月光阴的磨练下结了厚厚的茧。

日子又回到了从前,乡下的父母又渐渐地被忽视。

小说绝情

父亲生了一场病

□ 何荣芳

河西湾村的高老根病了。病了一个多月,三个儿女无一人知晓。

高老根的三个子女,翅膀硬了便纷纷飞了,只把父母撂在乡下。他们三兄妹都是通过上大学而跳出农门的,守在老巢的老两口,在守着一份荣光的同时也在守着一份冷清。

老夫妻俩摩擦了一辈子,也没有完成他们的磨合期。高老根胃痛、恶心,人一天天地乏力,他也懒得和老伴说。老伴倒是看在眼里,嘴里没有说,却也把干饭换成了他能下咽的稀粥。

这天高老根早晨起床,一双鞋还没有趿拉到脚上,便一头栽倒在地不省人事。老伴在堂屋听到声响,急急摇晃着肥胖的身板过来,一看高老根歪倒在地,大呼小叫扑过去,连叫带骂把他摇醒了。高老根问:“我这是怎么了?”

老伴说:“你发昏,怎么睡地上了?你的脸擦破了,要不要给你抹点红药水?”

高老根摇摇头,重新坐到被窝里。老伴问:“给娃们打电话吧,叫他们送你上医院?”

“他们都忙。”是的,三个儿女都是在单位上班的人,周末要洗要晒,要上街购物,要陪孩子上各种辅导班,有时候还要有个同学、同事聚会,或者相约着出门钓鱼……总没闲着的时候。

除夕夜三个孩子倒是先后打来电话拜年,三两句话,分分钟的工夫,无非是问问是不是吃过了,报告一下他们已经吃过了或者正准备开动,走过场似的客套。

电话都是高老根老伴接的,她向儿女们虚报了一桌子的鸡鸭鱼肉,其实这些都还是生的摆放在冰箱里。老头子卧床了,刚刚吃了半碗粥,现在又“呕、呕”地在那吐呢。

正月初二这天,临近中午时,儿女们提着大包小盒的,挤在二华的车里一道回家了。她们一回到家才知道:父亲病了。

高老根穿着黑色的棉袄靠坐在床上。脸色蜡黄,颧骨处的擦伤结了痂。整个人干巴得像个稻草人。

大华蹙着眉,自责像吊在血管上的南瓜,沉甸甸地坠着心痛:我们平时都干什么去啦?忙得忽视了父母的存在,忽视了他们行动上有着诸多不便需要我们关照,忽视了他们可能有的病痛……

二华的眉眼比较活络,生动地表达着他的吃惊、焦虑和不满,并立即掏了手机,走到屋外去打电话。

三华哽咽着埋怨父亲:为什么不给我们打电话?为什么不及早去医院?高老根虚弱地回答:“医院没有去头,如果不是恶病,扛扛也就过去了;如果是那种病,去了也是瞎花钱。”

大家心里担忧着:父亲的病,